

泰山纸钱祭俗考

□周郢

古人祭泰山，最初祭品或用牺牲，或用果品，或用香烛。至唐代纸钱渐行，《旧唐书·王屿传》载：玄宗时王屿任祠祭使，“每行祠祷，或焚纸钱，祷祈福祐，近于巫覡。”宋人岱顶避风崖题刻：“青州何子通，诣顶献香纸。”（《山左金石志》卷十八）系纸钱以祭泰山的最早记录。

由于这一风俗盛行，纸钱成为东岳庙会上的畅销品。甚至出现凿纸钱的绝技。南宋曾三聘《因话录·绝艺》载：“蒋大防母夫人云：少日随亲谒泰山东岳，天下之精艺毕集。人有纸一百番，凿为钱，运凿如飞，既毕举之，其下一番，未尝有凿痕，其上九十九番则纸钱也。”（元陶宗仪《说郛》卷十九）

此后又出现纸钱新的形

式，即用锡箔制成元宝状，俗称金银镲子；另有一种用作祭祀的纸质神像，名纸马。皆盛行于泰山。泰城各店多制此销售于香客，俗称纸马店。乾隆十年（1745年）“二月二十八夜间，南关居民魏天冲纸马铺内起火。”（清喀尔吉善《奏为泰安济宁先后火警酌加抚恤事》）道光刘煜熙《鲁中十景一卷》云：“店内有金银大镲二个，专卖上山烧香之客。令一人背负跟随上山，又用钱一千万。”光绪薛于瑛《登泰山记》云：“余登泰山时，见金马、纸钱堆满名山。”（清薛于瑛《薛仁斋先生遗集》卷八）日本学者桑原鹭藏《考史游记》记云：“自岱庙（东岳庙）前经过，出登封门，即泰安府北

门，其间出售纸钱的店铺鳞次栉比，登岳者购之供奉于碧霞宫。纸钱似兴起于唐代，今清国风俗，送葬祭神皆用之。”同期一游记言香客店主诱卖元宝香纸：“予刚抵客店，……店伙来予室，从容问曰：闻老兄明日有泰山进香之事，我已预备元宝香，明早为兄携从。予问曰：元宝香（用金银色纸制成之香，呈元宝形）价钱几何？曰：约一串文。”（《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

香钱焚烧地点，集中在岱顶碧霞祠之火池。《泰山道里记》云：“大门外为焚帛炉，又曰火池，远近谒者焚楮币于此。”因锡纸可以回收，故池灰一直为道士重要经济来源。乾隆时毛大瀛《谒碧霞元君

祠》诗云：“君不见，火池赤光照天地，远近之人焚束币。守祠道士见欲狂，灰烬中间有美利。”自注：“祠前有火池，为远近祝釐者焚帛之所，每日焚至数万，道士扫其灰烬复为陶铸，可得上品锡数百觔。”（清毛大瀛《戏鸥居诗钞》卷六）故争利甚烈。雍正十二年（1734年）十一月，京来道纪司郭有奇、侯贤礼与本庙道纪司牟位兴“夺官纸炉镲灰，并悬分庙祝银两”，据刑部题本称：“该州岳庙内纸炉镲灰变价一项，向系本庙道纪司所得，有京来道纪司二人欲夺此项利息。”官司一直打到朝廷。

上述种种，真可谓是纸钱上的泰山祭祀史，读来让人饶生趣味。

天下泰山 104 泰山晚报

◎ 责编 贾凤城 美编 高颖 审读 柏洋
◎ 2024年4月11日 星期四



鲜花盛开，争奇斗艳。



觅食的鸟儿。



红墙花影。

◎ 捕风捉影

如果没有这座庙

□刘水 文/图

清明假期的最后一天，早上，赶在潮涌般的游人到来前，我就进了岱庙。一出厚戟门的门洞，就有一只戴胜来迎接我。是上次我在唐槐院看到的那对当中的一只吗？我分不清，也不知道庙里栖息着多少只戴胜。如果还是上次看到的那只，那么参照人们称呼翠鸟为“小翠”的做法，我可以称呼它“小戴”了。

小戴在草坪上兜着圈子，像油田里的磕头机一样，不时地在草丛中啄上几下。与上次相比，草坪已经绿了许多，还点缀了一些紫花地丁。昆虫也应该多起来了，因为我看见小戴不一会儿就从土里揪出两只大蜘蛛来。它把蜘蛛含在嘴里，然后戏耍一样抛向空中，调兑好角度，然后张开双喙，把蜘蛛囫圇着吞了下去。此时貌似优雅的小戴就像在水中捕鱼的鸬鹚一样凶猛。想不到在看似平静的草坪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也在天天上演。

这是一年当中岱庙色彩最为丰富的时候。配天门前的紫丁香尽管已经落了，但白的丁香、火红的杜鹃、深红的碧桃却一起开了，还有仁安门东西两侧一树树粉的、紫的樱花也刚刚绽放。前些日子，在雨花道院，黄昏时我拍过杏花投在红墙上的花影，这次在后院地质博物馆的东墙，我又看到了几树樱花的投影。摄影，不但要见物，还要见影，虚实相生才好。遗憾的是摄影也有短板，它能如实记录这个季节的花色和花影，却不能记录四处弥漫的花香。花香最浓的还要数丁香。

“在我的一生中，有些时刻值得以特别感激的心情回味。那时，喜悦异常丰满，教诲

也异常清澈。”在《记忆之灯》的开篇，约翰·罗斯金回忆起自己在流经法国东部汝拉省尚帕尼奥勒村的爱恩河畔的松林中，一段黄昏漫步的经历。是在彼时，在“广袤的单调中弥漫着深深的柔情”中，让他忽然想到我们应当“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建筑”吗？他的彼时是否就是我的现在呢？

虽然相隔175年，但是在岱庙，罗斯金的思想变得特别容易理解和接受。建筑是记忆的承载者，“没有了建筑我们可以生存，可以祈祷，却将失去记忆。”

泰山脚下的这个城，如果没有了岱庙；城所背靠的这座山，如果没有了南天门、碧霞祠，城与山是不是都会失忆？

“与一个民族所记载的内容和不可的大理石所承载的内涵相比，一切历史是多么的冰冷，一切意象又是多么的了无生气！——几块石头的堆砌就会省却我们长篇累牍的含混记述！”一座大庙，它的大殿、石刻、古树、城墙，就记录了人们曾经的所思所感，所见所闻。

这个春天，我在岱庙里细细品味着罗斯金的话。“建筑见证了历史的变迁，静静地与其他稍纵即逝的事物形成了对照。通过季节交替、时代流转，王朝的衰落和肇始，变换的沧海和桑田，建筑凭借其优美的造像在一个跨越古今的时代里获得了力量，将被遗忘的和即将来临的世纪连接在一起，并且，正如它聚集了人们的共通情感一样，部分地形成了民族身份的认同。”我甚至想，如果再年轻一些，我该将整篇《记忆之灯》背诵下来，就像当年背诵《岳阳楼记》一样。